

搭上网络直播快车，让年轻人爱上父辈的流行音乐——

一个花鼓戏团的旧与新：吹拉弹唱，网上冲浪

文、图：今日女报 / 凤凰网记者 李立 实习生 小吴迪

01 台下观众：最小的和最大的都是“90后”

7月10日至15日，长沙市望城区艺群花鼓戏剧团受邀参加长沙市委宣传部、市文广新局主办的大型花鼓戏公益演出周，一连6场，场场爆满，甚至在满场之后，还有观众请工作人员把自己放进去“坐在过道上看”。

“年纪最小的观众是‘90后’，年纪最大的，也是‘90’后。”在小心翼翼扶着一位96岁的老婆婆进场听戏后，长沙市文广新局群艺馆馆长刘新权笑着对今日女报 / 凤凰网记者说。

7月13日，艺群为观众献上的是花鼓大戏《瓦车篷》，这是讲述一位贫困母亲失去两个儿子，又在十多年后因种种巧合与二子得以相认的故事。戴瑛在戏中饰演丢失儿子的母亲顾凤英。

擦干脸上的水珠，1984年开始入行唱戏的戴瑛开始化妆和包头——几十道繁杂的工序，戴瑛和她的同伴不紧不慢，丝毫不敢马虎。这源于戴瑛三十多年前从艺时，老一辈人关于艺术的训诫：“唱戏要对自己和观众负责，哪怕是只有一两个人看，也要认真对待，不能马虎了事。”

舞台大幕徐徐拉开，袅袅娜娜走出青衫凤眼的戴瑛，唱几句，念韵白，莲步轻移；甩一甩水袖，背转身去，留一地清韵给看客。

《瓦车篷》的故事曲折复杂，悲欣交集。在戏里，戴瑛用悲沉的唱腔，唱出苦难中的人性光辉。另一位饰演李氏的演员陈燕的表演亦颇打动人。

02 历经磨难：睡过牛栏，

这种“不能马虎”的坚持或许是戴瑛甚至是艺群能够走到今天的关键。成立于1982年的艺群，旗下网罗了戴瑛、陈燕、戴占希、曹正军等一批花鼓名角，在花鼓圈内有着广泛的拥趸。

艺群团长卞飞告诉记者，跟很多花鼓戏剧团一样，艺群也熬过了一段非常艰难的时光。

艺群由卞飞的父亲卞正毅创办。卞飞接手时，正赶上花鼓戏市场急剧萎缩，“没有戏演，演员们谋生都很困难”。

最难的时候，卞飞想过改行。但他坦言，改行很难，“从小就学戏，也只会唱戏，已经离不开了”。为了谋生，卞飞带着剧团开始“跑江湖”，靠接红白喜事、寿宴、庙会、堂会的活赚钱养家。

“快到菩萨过生日的时候，我就到处打听，看哪座庙里需要唱戏。”卞飞说，一些戏迷多的乡镇和村子，他也“布了点”——安排“线人”，打听到谁家要办红白喜事了，卞飞就去联系主家看是否需要戏班，“有经济实力的人家请个戏班包场唱戏，有乡邻和戏迷过来看戏，场面越热闹，主家越有面子”。

被拒绝是经常的事，也有主家把价格砍到极低，刨去去来费用、人员工资，剧团甚至还要贴本。但卞飞坚



袅袅娜娜、青衫凤眼的戴瑛。

两个小时的戏，不时有年轻观众喝彩鼓掌。相比之下，年长的观众更为矜持，他们更多的是静静欣赏，只有到了最精彩处才甩出一声“好”。

刘新权告诉记者，老百姓其实很需要享受这种传统文化：“政府买单，为人民群众送戏，这种做法是双赢。”而戴瑛、陈燕这样的花鼓戏名角以及整个艺群剧团，也非常看重这样的演出机会，“省城的演出条件和艺术展示平台，是之前在乡下演出所不能比的”。

演完收不到钱

持“不管钱多钱少，只要有戏就去唱”。一辆大卡车拉起行头和设备，二三十个人风尘仆仆到处去唱戏，有时白天、晚上各一场，经常唱到下午两三点钟还没吃中饭；有时一唱两三天，牛栏里睡过，种蘑菇的蔬菜棚子里也睡过。

更糟糕的是，有时天气恶劣，剧团到了地方，主家突然提出取消演出；有时戏都演完了，主家资金出现异动，竟然没钱付款。而遇到要上场的演员突然生病或家中有急事等种种问题，更是让卞飞头大无比。但再苦再难，戏里的功夫也不能放松。

老戏《玉堂春》是包场的主家爱点的本子之一，戏中“三堂会审”时，饰演苏三的演员要跪在台上唱一个小时，对唱功、腰腿功力是很大的考验，再加上复杂繁重的唱腔和表演，没有功底根本唱不下来。

戏迷喜欢什么，演员们就演什么。艺群演员陈燕告诉记者，老百姓最喜欢老腔老调，原汁原味的西湖调最受欢迎。

西湖调中的“西湖”，并不是一个具体的地名，而是“洞庭湖以西”的地域泛称。陈燕说，有一次演员们没有唱西湖调，结果底下的观众不买账了，毫不客气地起哄：“这唱的什么咯？”演员们只得改弦易辙，唱回西湖调。



扫一扫，看花鼓戏的旧坚持与新模样

7月13日，在长沙市实验剧场后台匆匆吃完盒饭，长沙市望城区艺群花鼓戏剧团（以下简称“艺群”）的女演员戴瑛在水龙头下急急抹了把脸，便一路小跑赶着去化妆。

发端于民间的湖南花鼓戏曾极度辉煌，也曾一度沉寂，前些年，不少花鼓戏剧团尤其是民间剧团都遭遇生存困境。记者近日在长沙市大型花鼓戏公益演出周上发现，作为民间剧团的艺群，却在花鼓戏的江湖里倔强生长，元气满满。每年多达300多场的各地演出让演员们马不停蹄，更有一帮“90后”爱上了以前“嗲嗲娣娣”（长沙方言指爷爷奶奶，泛指老人）才爱听的花鼓戏，甚至有粉丝开启了网络直播，把戏台搬到了网上，吸引几万名观众同步观看。

在传统戏剧艰难求生的江湖里，艺群以它倔强又新潮的方式，开始了新时代里的吹拉弹唱。

03 “旧”式坚持：唱得好才有观众

“西湖调”事件后，卞飞和大家意识到，观众的喜好和市场的认可，是剧团首要考虑的问题。深耕于民间的剧团，更多的是靠戏迷之间的口碑相传才有名气和影响，而有了名气，才能带来更多的业务。

在民间剧团之间，竞争也很激烈。有一次，在望城区靖港镇神游塘村，两户人家同时办喜酒，都请了花鼓戏剧团。另一家戏班的舞台，就搭在艺群的对面，不足百米。

铿铿锵锵，弦子一拉，二胡起，两台好戏同时开了锣。

这是梨园界所谓的“对台戏”，同行们明着不说，但暗地里都憋着一把劲，要把自己的戏唱好，把对面的比下去。

艺群的演员们拿出看家本领，一出经典的《皮秀英四告》，把观众都吸引到了自己台前。一场唱完，本来预订了四场的对面戏班收拾锣鼓走了。主家一高兴，直接请艺群加演了三场。

这就是现实的花鼓江湖，唱得好，你上；唱不好，

走人。卞飞说：“生江湖，死江湖，笑江湖，熬江湖，这是我们艺人选择了的，不后悔，把最好的献给观众，足矣。”

他确实很江湖。这个戴着大金链子、手臂上分别纹着“忍”和“孝”的男人，如今与花鼓界各路名角交好，称兄道弟，大碗喝酒。除了管理剧团，接洽和协调每场演出之外，卞飞在剧团里的职责是司鼓。偶尔，他会在两眼和鼻子上划三道白粉，登台演唱小丑。

除了戴瑛等名角，艺群也有十多个正在学戏的年轻人。卞飞说，目前他们还只能跑跑龙套，但年轻人“悟性高，学起来很快”。



舞台下的卞飞（右一）与花鼓名角在一起。

04 新的江湖：花鼓戏的“互联网+”

从低迷时期的一个月没有几场演出，到如今的一年300多场戏，最需要感谢的，就是这帮戏迷。“我们下乡演出，走到哪里他们跟到哪里，真的不容易。而且，以前看戏都是老人家，现在没想到有这么多的年轻人爱看戏。”戴瑛如是说。

今年24岁的“90后”胡波来自邵阳，这次他特地赶到长沙，就是为了近距离享受长沙市大型花鼓戏公益演出周。胡波幼时常被外婆抱着去看花鼓戏。大学时，为了过戏瘾，胡波甚至逃课看戏。“锣鼓一响，心里就痒”的胡波说，他最喜欢戴瑛的戏：“我电脑500G容量的硬盘里，装的都是戴瑛老师的戏。”

在某企业上班的余拥军，自小受爷爷和父亲的影响，爱上花鼓戏。如今，余拥军经常驱车一百多公里，跑到现场去看戏。不仅爱看，余拥军还买了一台高清的录制设备，把戏录下来上传到互联网与大家共享，“年轻人进了城，很多父母也跟着进了城，放到网上就能让年轻人下载下来给父母看”。

以往只有嗲嗲娣娣才感兴趣的花鼓戏，为何现在冒出这么多的年轻戏迷？

今年25岁的喻何龙是湖南省花鼓戏艺术研究会工作人

员、湖南大戏苑常委。在他看来，花鼓戏能够重新赢得年轻人的喜好和青睐，与花鼓戏艺术家和爱好者们坚持利用新媒体来推广传播密不可分。

喻何龙的手机微信里，有十多个花鼓戏微信群，它们同属于“湖南大戏苑”——这个年轻人在移动互联网上建立起来的花鼓戏社群。

借助移动互联网的优势，像“湖南大戏苑”这样的文化社群，成为花鼓戏与年轻观众连接的最便捷的路径和最经济的手段。十多个分属湖南各地的花鼓戏微信群，不仅让戏迷可以与喜欢的演员直接亲密交流互动，让戏迷与演员可以成为朋友，更成为花鼓戏文化信息的集散地，哪里有大戏看，群里一声吆喝，大家约着一起去。微信公众号、线上线下紧密结合的演出与活动，更是营造了热爱花鼓戏这一共同价值的陪伴感和亲密感，把花鼓戏演员和观众紧密凝聚在一起。

这次艺群在长沙市大型花鼓戏公益演出周的6场演出，也开通了网络直播，每场直播的观众超过3万人。卞飞说，这放在过去的花鼓戏剧团是想都不敢想的：“几万观众，得要多大的场子才能坐得下啊！”